

怡园斗鸟会

◆ [江苏·苏州] 黄恂

民国时期,苏州有一个民间组织“古吴黄鸟联合社”,它的负责人有两位,一位是夏伯燮,一位是柴祖鸿,在苏州豢养黄鸟圈子里,很有号召力。

这个团体的成员,喜欢的就是养黄鸟,这种黄鸟又名黄腾,俗称黄脰或黄头,还有叫黄豆鸟的,苏州人则叫它们将军。清朝有个金文锦,写过一篇《黄头志》,讲的就是这种鸟。

据说驯养黄鸟,始于元末明初。

只有产于浙江嵊县和安徽亳州的黄鸟,才能征善战。1948年6月初,居住在苏州地界的黄鸟联合社社员都收到了一份邀请书,希望大家相会苏城,举办一次黄鸟斗赛盛会。

这次斗鸟会地点设在过云楼顾家的怡园。

顾家的怡园就在今乐桥北,铁瓶巷嘉余坊一圈。南边就是有名的过云楼了。

联合社负责人夏伯燮先和怡园主人顾彦平沟通,征得顾的首肯,勘定在荷花厅周边作为战场。

6月6日,接到邀请的“鸟人”们纷纷来到苏州,其中名头大的有上海蔡文德、王奎吉、蒋福泉,用直陈桂生、严大森,苏州卜松林,常熟赵荣生、夏楚芳。他们一起来到,颇有华山论剑的味道。

第二天一早,一向幽静闲寂的怡园门口已经像赶集一般,不但有提笼架鸟胸前佩有标记的鸟主前来赴会,还有闻讯前来开开眼的市民,还有摇摇摆摆而来的新闻记者。最忙的,却是怡园对过朱鸿兴面馆老板——朱春鹤。朱春鹤也是黄鸟爱好者,他受夏伯燮委托,负责斗鸟会成员的招待与会场布置。他把店里的八仙方桌都搬到了怡园里,暂时作了斗鸟的擂台。

7日上午9点,怡园的斗鸟会开始了。

一时间,怡园荷花厅上群鸟啁啾,都刹那间静了下来。与赛各路英雄,都事先向组织方“古吴黄鸟联合社”注册组领了“新”“老”的标牌,以及捉对儿厮杀的号牌,九个擂台每台派有监场一人,记录一人,还有裁判员居高临下,严密监视,以防作弊。

但见:“临阵两笼相合,掀开笼衣,将军即跃上将台展翅示威,瞬息隔笼张喙舞爪,互相搏斗鏖战甚烈,上海蒋福泉之常胜将军尤骁勇善战,向对方每乘间蹈隙,猛啄敌方脚爪,使之受创而遁。”这是《苏州明报》记者笔下的战况。

最后,怡园斗鸟会“到会者八百余只,战斗者约一百七十余对,战胜者二十余对,不分胜败者八十余对,结果荣获常胜将军为上海之蒋福泉,姑苏之卜松林,及常熟之赵荣生。”

怡园斗鸟会在欢愉的气氛中结束了,这次聚会却成了那个世纪里最后的辉煌。当年记者在报道这次斗鸟会时,也隐隐预感到,此后恐怕盛会难再了。



侯福梁花木摄影选

爱吃鱼的毛毛

◆ [浙江·杭州] 胡晨澄

毛毛是我们家的一条宠物狗,是两年前老妈从外面捡回来的。

据老妈说,那天下了很大的雨,她在站牌下等车,一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流浪狗蹭到她伞下躲雨,咕噜噜地绕着她的腿转,浑身的毛都湿透了,眼睛水汪汪的,特别惹人怜。老妈本来想走,没想到它一直兜兜转转跟着,老妈又怜又爱,就把它抱回家了。因为它长得毛绒绒圆溜溜的,我们就叫它毛毛。

毛毛初来我们家时就博

得了奶奶的欢心,老人家一手包办了毛毛的吃穿用度,还每周都给毛毛洗澡,就像照顾自己的小孙子,看得我都要吃醋了。久而久之,奶奶也摸透了毛毛的脾性,她发现毛毛有一个怪癖——爱吃鱼。

每次老妈买了鱼回来,毛毛总是第一个知道,它总会咕噜一下从自己的小窝里钻出来,围着老妈的菜篮子嗅,完了还这边转那边转转,发出呜呜的声音,显得急不可耐。逗得老妈直乐,说:“瞧瞧我们的毛毛,到底是猫还是狗呀。”



我们家毛毛爱吃鱼的事也很快在左邻右舍间传开了,别家有了剩余的鱼汤鱼骨头都爱往我们家送,走时还不忘叮嘱老妈,“别忘了拌着饭给毛毛吃啊,这汤太咸了”。

现在我们家出去吃饭,都忘不了点一盆鱼,末了还要打包带走,因为奶奶总说,“别忘了,我们家还有一个毛毛没吃呢!”

我与小鸭子的那几天

◆ 季云溪



那是在育才中学读高中,一个男同学托我周末代购小鸭子。我买了两只,它们眼睛圆溜溜、乌亮亮的,像黑珍珠镶在柔软的绒毛中。我把它们放在地上试跑,只见它们扭着屁股,“啪嗒”地踩着脚丫跑得老远,追也追不回来。我十分喜欢,小心翼翼照顾好带它们回家。

到了家,我给它们一只牛奶箱子做小窝,它们依然不安分:后退,助跑,起跳,一遍又一遍,真太有奥运精神了。直到它们发现是白费力气,就再也不跳了,乖乖在里面呆着。它们吃饭的时候特别有趣:一边狠命地啄泡饭,一边左右甩脑袋,饭

粒也跟着甩出来,动作滑稽,令我大笑。可爱归可爱,可是它们的卫生习惯不好:吃了一半就开始在窝里来回跑,把那脏不拉叽的脚丫子往饭上踩来踩去,饭都踩糊了,回来再继续吃。我做作业,让它们自由活动,有一只居然跳到我脚面上进而钻到我裤管里面要和我玩耍。我只得用搓衣板拦住它们,可它们竟然借助边上的拖把,一跳两跳后翻身出来。

周末后回校住读,买主男生让我继续照顾,我虽然很气他不负责任,但我也暗自高兴能与心爱的小鸭子在一起。同学们给了我一个光荣称号——“鸭妈妈”。每当在安静的教室里,传出小鸭子的叫声,同学们都会哄堂大笑,搞得任课老师莫名其妙。至今我一直记着它们曾经给过我的快乐,也记住小鸭子教会我们懂得爱。



花鸟虫鱼

(第三百八十二期)

刊头国画:王克文

层峦叠翠瞰江流

此刻,米兰静静地伫立在我的“随意斋”案头上,蓬勃中藏着几分腼腆,盎然里透着些许淡定。这是一盆刚刚出浴的米兰,身高60余厘米;冠幅也不下50厘米;略显虬枝,有些苍劲,青枝绿叶间则是一派生机清韵,在漫漫夏日里,时时给我送来了丝丝凉意。

此生对花花草草可谓情有独钟,然而我却是个养花种草的失败者。这些年来,朋友送的,自己买的,草本的,木本的,盆景的,桩头的,林林总总也不下百盆。其中也不乏诸如君子兰、五针松、雀梅之类较为名贵花卉和盆景,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些花草在我的“精心”呵护下都先后离我而去,使我伤心至极!我曾为五针松注射过蜂王浆,也曾给君子兰喂过人参汤。可怜那些曾为我的生活带来许多快乐的花儿草儿最终都——惨遭我的“毒手”!一年之中,不知要扔掉多少泥盆瓦罐。可这回我是铁了心要伺候好这盆米兰的。早在买它时就仔细请教过卖主,后来又多次向一位生物老师咨询养花经。每晚都不厌其烦地让它露宿花架,上午也只是稍稍沐浴一下阳光就请它回家,生怕夏天的烈日灼伤了它。肥料就是普通的黄豆水,每天上午为它沐浴一次——喷一罐清水。沐浴后的米兰,青枝绿叶间更是一派水灵,还时不时地滴着水珠儿,真叫人赏心悦目,怜爱有加。

米兰个头高挑,冠幅巨大,亭亭玉立于案头,恍若间竟有一种置身林下的感觉。那盎然的绿意与窗外的鸟鸣蝉声时时应和着,在这热浪蒸腾的漫漫夏日,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惬意和清凉。

米兰日长夜大,几乎每隔十天半月都要长一点新枝,抽一些新叶,一派老枝苍翠新叶娇嫩的景象,煞是可爱。不久,枝头上都顶出了嫩黄的花蕾,足有七八十朵。谁知不到十天,那些嫩黄的花骨朵就相继开出了洁白的小花,绿叶白花,一派清韵,竟是那样的清雅高洁!那些日子,书房里整日有淡淡的清香在飘荡,这清香驱走了闷热,稀释了烦恼,还给我送来了“镇定”和“清凉”这两大礼物,让我安然度夏。

家里有生命的绿色实在太多,我对这盆米兰的珍爱就可想而知了,但愿它与我常相伴。

米兰伴我度夏日

◆ 景青

仕女系列 扇面画主题展

近60幅 扇面画佳作

一场艺术 视觉盛宴!

2012年 扇行天下

第十八届“丽云阁”扇文化节

“春江花月夜” 仕女扇面画展览

2012年7月21日—8月20日

百年扇庄丽云阁

携手著名工笔人物画家萧博女士荟佳作

7月21日上午(周六)萧博女士将在现场签名售书,欢迎广大艺术爱好者前往观摩!

主办单位:上海豫园老街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:上海老悦报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活动地点: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老街45号丽云阁扇庄总店二楼

垂询电话:021-63244092